

問：目前正法道場存在種種是非人我、惡緣不斷，我們智慧不開，無法分辨虛假，內心不平靜。請教老法師，我們是退回家中自修，還是繼續在道場碰惡緣？虛情假意，豈不是浪費修行時間？

你所遭遇的跟我遭遇的一樣，我現在是全面的退出佛教道場，所以我不再講經了，也不再參加佛教任何活動，包括過去我們經常接觸的不同族群的活動、不同宗教的活動，我現在是完全退出。跟你一樣，遇到這些是非人我、惡緣。我現在等於是閉關一樣。不過現在的關房跟從前的關房不一樣，我現在的關房是錄影室、攝影棚，我是專門在攝影棚裡面講經、錄像，將來做光碟流通，外面活動一概退出。

這一次來台灣，同修們給我安排一場講演。我不講演，講演與我的宣布就相違背了，所以我不講演。同學們說希望看看我。我說：「可以，我站上台去給大家看看。如果有問題，我跟大家解答。」所以我在這個場合當中，只解答問題；如果沒有問題，我就鞠躬下台，大家都省事。

現在我去的地方，沒有人的選擇，也沒有地的選擇。我們唯一的選擇，就是好的錄像設備，能夠符合電視台要求的標準。因為錄下來之後，可以到電視台去廣播，可以從網路去傳遞我們學佛訊息。所以，我不再面對大眾講演，對大眾的講經全部中止，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。

我預定每一年在攝影棚裡講三百天，一天講四小時。這樣子，一年有一千二百小時。我預定是五年，從今年十二月開始。可能會提前，下個月回到香港就開始了，香港攝影棚做好了。五年當中，

一共有六千小時，我們第一部想完成《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預定三年，三千六百小時。然後繼續用一年的時間，就是一千二百小時，完成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。最後一年，一千二百小時，我打算把淨土「五經一論」，重新再講一遍，提供同修們做為修學的參考。

希望大家了解我們現實的艱難，幾乎全世界所有的道場，魔來擾亂，魔的力量太大了，魔太多了，我們佛也要迴避，也要保持最低的姿勢。我們不要跟魔去鬥，我們處處忍讓，別人進，我們退。別人要的，我們給他，古人講：「吃虧是福。」這是真的。什麼是福？我們的心平靜，這就是福。我們的心不會被外面境界擾亂。你內心不平靜，這不是福；退一步，我們的內心就平靜了。平靜是福，清淨心生智慧，一心念佛。

尤其現在災難頻繁。在二十年前，就有許許多多同修對於時局很關心，拿了東方、西方許多預言來給我看。我看了很多，大部分預言都說這是末日的災難，非常嚴重。特別是十六世紀法國諾查丹瑪斯的預言，這一次紐約出的事情，他的預言裡有。沒有出事情，大家看不出他講的話；事情發生了，原來在裡面找到，他書裡確實有。

有些同修把他的預言翻譯出來給我看，「這兩隻天鳥從空而降」。紐約這個事情出了之後，諾查丹瑪斯講：「這是第三個大戰爭的開端。」「第三個大戰爭」是不是講的第三次世界大戰？那很難講。一般預言裡都說，災難是一九九九年，這是世界末日。而一九九九年平安度過，兩千年也平安度過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我想還是我們眾生心的力量。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個時候有災難，九九年、兩千年確實全世界的宗教徒都禱告、都祈禱，這個力量很大，所以把這個災難延遲了，確實是有力量的。

中國在跟日本人抗戰的期間，那個時候國內是很不太平，夏蓮居老居士在北京提倡「同願會」，就是佛教聯合起來，不分宗派，不分彼此，整個力量集中，祈禱國家的安定、和平。他說：「我們很多人在一個時間，不一定在一個地點。在一個時間，這個祈禱的力量很大。」他選在什麼時間？月圓的時間，這個大家好記。哪一天滿月，月亮圓，我們這一天道場四眾同修都來祈禱，全國都在這時候祈禱，這個力量很大。

所以九九年、兩千年，全世界宗教徒都很認真的祈禱和平，產生很大的力量，把這個災難降低了，把這個災難推遲了。可是這兩年過去了，大家以為那個預言是假的，靠不住的，「我們上當了，被騙了」，於是妄念又起來，災難馬上現前。

佛講的「境隨心轉」，我們細細思惟這是有道理的，我們要小心謹慎，不能放鬆；放鬆決定逃不過劫難，一定要認真修行，斷惡修善，拿我們的行動來作為祈求和平安定的基礎。如果不能夠回心轉意，認真斷惡修善，只憑口頭上的祈禱，沒有太大的效果。一定要真修，遠離一切是非人我。哪個地方有是非，我們離開。哪個地方人真修，我們親近，歡喜與讚歎；不是真修，我們自己離開。比較上，這個方式是好的，與一切眾生和睦相處。

要平安度過這個災難，沒有別的方法，佛在經典裡面教導我們「修善積德」。佛講這個「善」的標準，就是「十善業道」；「德」的標準，就是「覺正淨」。所以我們修學的目標，祈求心純淨，沒有一絲毫污染夾雜。我們的行純善，身口七支的造作，決定不違背十善業，這是真學佛，這是真幹，確實能夠消除自己的災難。

世間災難是共業，共業當中我們知道有不共業、有別業，極大的災難還有很多人可以倖免，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知道修學的方法，這樣就好。別人對我們虛情假意，我們對人誠誠懇懇，我們走的

是菩薩道，我們曉得他們走的是三惡道，各人走各人的道。我們勸不了別人，但是不能跟他一樣墮落，這就對了。堅持自己的菩薩道，堅持自己斷惡修善，這樣就好。

問：老法師，您常常教導我們要老實念佛，但是從亂七八糟的夢境中，深深感覺這一句佛號伏不住煩惱。我們是不是要去東天目山念佛，求生淨土？

東天目山我沒有去過，聽說很殊勝，可以去看看。以前黃念祖老居士常常說，他在我面前沒說過，在北京對他的學生們常常說過。他的學生告訴我：「黃老講在現在這個世界，真正修行的人在中國大陸，台灣修行的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完全做表面。表面上做的很好看，實際上不是真正修行，真正修行在中國大陸。」我聽到這個話，我也不反對。大陸上確確實實有真修的人，當然假的也不少。真的確實有，感應的事情很多，我們時有所聞。

東天目山是齊素萍居士在領導，她跟我見過幾次面，告訴我她們那個道場恢復的經過。那個道場是古道場，梁武帝的時候，寶誌公開山的。昭明太子分《金剛經》為三十二分，就是在東天目山。所以那個地方古蹟很多，感應也很不可思議。

她一直希望我去，我現在沒有辦法到中國去，障緣很多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實在講很希望如中國古人講的「落葉歸根」；星雲法師也懇切的希望能回到家鄉，都回不去。我回不去的原因，不是中國政府不歡迎我，中國政府把我看作貴賓，很歡迎的。一般佛教徒當然更沒有問題，都歡喜的。為什麼不能回去？太熱情了。現在我偶爾去中國時，真是用盡方法保密，不要讓人知道。頭一天可以，第二天就被人發現了。一被人發現，到第三天，就會有幾百人來看我，第四天就會有幾千人來看我，住上個三、五天，我最低的估計會有十萬到三十萬人。你說我怎麼辦？嚇得我不敢去。非常熱情，非

常感激，不敢去。

有一年，我從上海下飛機，也是很保密，沒有人知道。一下飛機，機場上歡迎我的有三千多人，擠都擠不動。北京去過幾次，我住釣魚台國賓館。不是要住到那麼高貴的地方，是沒有辦法逼得住的，那個地方衛兵很多，一般人進不去。住旅館是決定不行的。住旅館，從早到晚旅館大堂人都擠滿，搞的旅客都慌張，不曉得出了什麼事情，所有治安人員都出動，你說怎麼辦？所以大陸人很希望我回去，我就跟他們說明這事實真相，我說：「把我嚇倒了，不敢回去了。」

今年我們在澳洲建個道場。建道場的目的，就是韓館長往生之後，我們「圖書館」的同學都離開景美，這三年都在外面流浪。雖然有一些護法來幫助我們，這個心總是不能安定。在這個情形之下，我也深深感觸，有建一個道場的必要。建好之後，就送給他們，讓年輕人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。也是得佛菩薩保佑，韓館長一直在我們身邊，還是護持我們，所以我們在澳洲弘法、建道場非常順利。

在政府立案，我們立一個「淨宗學院」。因為外面都是「淨宗學會」，我們希望把佛教恢復到教育。沒想到真的批准了，批准我們「淨宗學院」。我就想如果「淨宗學院」能做的好，將來發展為「佛教大學」。這個「佛教大學」，不是我們一般法師辦的那個大學。他們辦的大學是一般社會普通大學，是佛教辦的。我們不是的，我們辦純粹真正的佛教大學，佛教有十個宗派，每一個宗派建一個學院。像我們淨土宗有淨宗學院，有天台學院、神學院、法相學院、禪學院、律學院，這才是真正的佛教大學，全世界沒有的，希望把佛法全面的恢復過來。我們有這個構想，希望大家努力。

說老實話，現在什麼都不缺，就是缺老師。現在要錢沒有問題

，頭腦想一想，錢就來了，真的要多少有多少，所以做什麼事情都非常容易。在澳洲，從聯邦政府、州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支持我們，所以辦事情很方便。現在缺乏的是沒有老師教。我們希望有什麼樣的老師？希望真正具足「戒定慧」三學的老師，在自己確實得念佛三昧，真正開悟了。要不是這個程度，我們怎麼教人？

要達到這個水平，不是做不到。凡夫跟佛的差別，就在一念覺與迷。一念迷，你是凡夫；一念覺，凡夫就成佛了。你為什麼不覺？你的障礙沒有去掉，在佛家講煩惱障、所知障，你的障礙去不掉；只要把障礙去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

障礙裡，頭一個障礙是見惑。見惑，頭一條是身見。身見是什麼？自私自利。這一關不能突破，麻煩了！我今天在圖文巴要求同修，我們要把「自私自利」放下，要把「名聞利養」放下，要把「貪瞋痴慢」放下，要把貪圖「五欲六塵」享受放下。這是我現在要求在澳洲的同學，多少時間完成？兩年，希望兩年完成，我們學作聖人，我們不要作凡夫。

學院現在註冊了，我們沒有建校，也沒有招生。我跟同學說：「什麼時候建校？什麼時候招生？只要什麼時候你們轉凡成聖了。」建校招生不難，我們建一個學院、建一個大學，兩、三年的時間足夠了。土地取得沒有問題，像台灣的土地面積，我們在澳洲取一百甲土地，絕對沒有問題，很容易得到。

我們現在在圖文巴這個城市，這個小城只有八萬人，這個城市建築在高山山上。澳洲沒有太高的山，沒有大山。他們這個山海拔七百米，山頂是平的，這裡有一個城市，我們選擇這個地方，距離布里斯本的機場，開車一個半小時，大概是一百四十公里，我選擇在這個地方。

這地方的人民很保守，很老實，小城沒有娛樂場所，大概晚上

五點鐘之後，商店都關門，街上冷冷清清，沒有人，沒有污染。大城市裡有污染，我們選擇這個沒有污染的地方，而且這個城市是一個文化城市、花園城市。現在這個時候正是一年一度的花季，花季這一個月（九月份），全世界喜歡看花的人都會到這邊來，所以這個小城在這個月非常熱鬧，除這個月外就很冷清。

這個城市教育非常發達，這麼一個小的城市只有八萬人，有一個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遠程教學的大學，他們是利用網路對全世界教學，學生不必到學校去，就在網路授課，在網路上考試。畢業的時候，學校把學位證書寄給你。現在總共有六十二個國家地區從事網路教學，就是遠程教學，這個學校是世界第一。你們在網路上就可以查到，有這個學校完整的資料。

這個學校我去參觀過他們網路教學的設備，我們在這地方建立道場，也要建立遠程教學。因為將來在這個小城裡面，我們要在這裡建一個攝影棚，也使用網路，這個大學在技術方面可以協助我們。學校校長與我們見面談得非常投機，所以很具發展的前途。

我們在這地方買了一個天主教的教堂，這座教堂不大，現在我們自己住在裡面的只有二十幾人，非常合適。天主教教堂，我們一絲毫都不改變它，留著作紀念，這是對於地方的尊重。這個教堂不是衰了，沒有人要才賣給我。它是太興旺了，信徒太多，容納不下，必須要另外找地方建大教堂。

這座教堂我們買下來整修一下，外觀完全保持原來的樣子，裡面耶穌的像、十字架，我們拿下來，掛一張佛像。我們將過去在美國達拉斯那一邊所收藏的一些書籍，全部運到澳洲，現在統統都擺出來，也相當壯觀。我們有十套不同版本的《大藏經》，有一套《四庫全書》，有兩套《薈要》。所以，在澳洲中文藏書，可能我們這個道場收藏的是最豐富的。有好的東西，我們到台灣來還來蒐集

，希望好東西都能夠收藏，那裡是一個非常好的讀書修行環境。

這座教堂的土地面積是七萬呎。要以台灣的算法，這個面積三十六呎是一坪，約有一九四五坪。最近教堂後面有四棟房子要賣，我已經把它買下來了。這四棟房子是住家的房子，總共有十一個房間，我們買來作宿舍。每一棟房子有三個房間、一個廳，三房一廳，也都有車庫。我們把車庫作為儲藏室，作為倉庫。這個房子我們就作為寮房，有三棟是三房一廳；有一棟比較小一點，二房一廳，總共十一個房間。我們自己本身也有三棟寮房，所以住四、五十個人沒有問題，可以容納，有這麼大地方。

小城的房屋、土地都很便宜，在圖文巴通常一戶人家，土地都很大。在澳洲，土地不值錢，因為土地太大了。澳洲的面積差不多跟美國一樣大，跟中國大陸一樣大，人口只有一千九百萬，還沒有台灣多。土地太多了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

馬來西亞有個李金友居士，他是中國華僑，中國人跟外國人的觀念不一樣，他有個老觀念，我們祖宗傳下來，就是置產業。什麼產業？恆產。恆產是什麼？土地。他有錢不存在銀行裡，存在銀行是傻瓜，給別人用，他有錢買土地。所以，上一次經濟風暴的時候，他在吉隆坡買了一塊，建立一個六星級的酒店。那一塊土地有三千acre，五英畝是台灣的兩甲，三千英畝，你就曉得它那個面積有多大了。在古晉，他也買了一塊地，有五千英畝，比吉隆坡大的多了。買了整座的山，已經開發好了。海拔一千米，上面的氣候，四季常春，跟台灣的阿里山差不多，非常之美。

我去過兩次，一次大概住一個星期，非常歡喜，那是神仙境界，空氣完全沒有污染，水沒有污染。自己種菜，他請專家在上面種花、種菜，美化環境。他這個山莊從大門進去，裡面的道路有十六公里，這是他的家。他建一個國際一流的高爾夫球場，歡迎全世界



喜歡打球的人到那邊去度假，所以接待的都是比較富有的一些人，一般人不會到這裡去住。

他建了一個旅館，那個旅館的房間每天收費美金三百元。我到那裡去，我就感覺到每天三百塊美金，消費太高了，我們一般念佛的人拿不起。所以，我才決定在那邊建一個念佛堂，「報恩念佛堂」。建一棟大樓，跟旅館一樣，四層，上面一層是念佛堂與講堂，這是我們修行用功的地方，二樓、三樓是宿舍。一共有六十多個房間，跟旅館建築一樣，一個房間住兩個人，可以容納一百多人。樓下是餐廳與活動中心。

很難得，李居士劃了一塊地給我們，有三英畝，就是一甲多地。這個大樓現在在建，年底會完工，造價是美金二百萬。台灣有一位李居士發心拿了三十萬，我拿一百萬，還有七十萬，李金友居士他出。這個大樓我給它定了名字叫「報恩念佛堂」，裡面有四個紀念堂：章嘉大師紀念堂、方東美先生紀念堂、李炳南居士紀念堂、韓鐸館長紀念堂。我們有四個紀念堂，有六十多個房間。我們不賣，也不租，專門供養念佛同修到那邊去度假念佛。所以將來大樓造成之後，你們組團到那邊去度假念佛，住房間不收錢，可能服務費要收一點。因為完全照旅館來管理，就是你住在那邊跟住旅館一樣，不收房間錢。

前天，我們在商量，這個「報恩念佛堂」請悟道法師去作住持，請悟忍法師去作當家師。悟忍師跟李金友夫妻處得非常好，那是山上的大護法，他們是地主。所以，這個「念佛堂」建好之後，我們都希望同修們常常到那邊去度假，你會非常喜歡那個地方，確實是人間仙境。住在山上，山上有自己的交通車，沒有公共汽車，也沒有計程車。那個地方辦學是最好的，為什麼？你出不去，山太高了，你出不去，從古晉機場開車到上面去，大概要五十分鐘。我們

現在在外國自己建這兩個道場，我們都歡迎同修們常常去參學。

我在澳洲建的這個道場「淨宗學院」，我自己住在鄉下，距離這個小城開車十五分鐘，大概有十二公里。鄉下的房子、土地更便宜，而且都很大，每一戶每一家都一樣，每一戶人家土地面積是十英畝，合我們台灣四甲地，每一戶人家的土地都是四甲。我買了三塊，我想四四方方的買四個單位，還有一塊，隔壁那個鄰居現在不想賣，所以就有三塊。我的院子就很大，我們用鐵絲網整個圍起來，合台灣是十二甲。所以，我們的院子裡可以練習開汽車，很大很大，確實土地、房子都很便宜。因為那個土地都是已經開發了，水電統統都有，道路都非常之好，交通很便捷。我買那塊地跟房子總共澳洲錢五十萬，澳洲錢現在換台幣是十七塊、十八塊的樣子。這是在外面大致上的狀況。

聽說東天目山也相當不錯，他們還替我建了一個房子，希望我將來能夠去長住。我們希望三寶加持，有一天能回到中國大陸去弘法。

這位同修有二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：弟子在澳洲墨爾本有一間房子，前後院都很大，大約每兩個星期必須除草一次。目前房子承租他人，弟子明、後年會回去住。因念及每除草一次，必傷害眾多的昆蟲生命，該如何是好？若請人除草，弟子是否間接殺生？

答：這不是間接殺生。但是草必須要除，一般是兩個星期除草一次。這一樁事情要跟這些昆蟲打交道才行，不跟牠們打交道，這不可以的，要跟牠們溝通。當我們除草的時候，就請牠們暫時迴避，這個事情可以做得到的。

我們現在在山上，跟山上這些小動物（螞蟻、小昆蟲），我們都有溝通，而且很有效果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，你跟這些小動物不能溝通，是你沒有誠意；你有誠意，牠有感應。所以家裡面

要有蟑螂、蚊蟲、螞蟥，要不要殺牠？不要殺。我們可以保持和睦相處，彼此互助，不相妨害。

我們這些年，在新加坡、在澳洲我們做到了。只要用真誠心跟牠溝通，牠有靈性；不可以殺，愈殺愈多。你用愛心來對牠，牠會知道，牠不會來干擾你，不會來騷擾你。我們彼此相敬相愛，我們住在這裡，牠也住在這裡，牠是我們的鄰居，我們願意作好鄰居，所以一定要用真誠心、要用愛心。

這些小動物天天出來覓食，到我們家裡來了，螞蟥到處爬，牠來幹什麼？牠來找東西吃的。我們懂得，可以跟牠交談，「我把你所需的東西放在院子裡面，你到那邊去，不要到家裡面來」。牠很聽話，很可愛，你跟牠真的溝通之後，這是好朋友。

古晉這個山莊種的菜很多。李金友居士告訴我，頭一年種的菜，他們決定不殺生，百分之九十都被蟲吃了。他很歡喜：「我供養這些昆蟲。」決定沒有殺害牠的念頭，也沒有把牠驅逐走的念頭。你看看，這個心多好！這些小動物漸漸就知道了。第二年就有效應了，蟲來吃，給他留一半。去年是第六年，留多少？留百分之九十五。你看看，蟲吃的是百分之五，百分之九十五保持下來了。他的菜園放音樂，樹木花草喜歡聽音樂，樹有樹神，草有草神，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。你說這個多好！不可以有殺的這個念頭，這個念頭不好。

人要修慈悲心，他們山上整個山莊都吃素，都是素食。住在山上，中國人常講：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」這個村莊裡面的人都以打獵為生，這是殺生。李金友居士把這個山附近的十幾個村莊打獵的人，把他們的獵具統統收買了，同時把這些人統統找到山上來，給他們工作（作他的員工），給他們的待遇，他可以養家，這樣就不要殺生了。這是好事！所以，現在這個山莊，這麼大的面積，

等於是動物保護區，這個地方絕對不會傷害動物，野生動物很多，像野生動物園一樣。

這些人他們打獵吃肉吃習慣了，最初上山吃素食不習慣，很勉強！李金友勸導他們。可是吃了三個月之後，他們就很喜歡了。為什麼？那個面孔上的皺紋沒有了，臉上的斑點沒有了，皮膚變好了，他們知道素食的好處，所以現在各個喜歡素食。素食好，青菜一點污染都沒有，菜園裡摘下來就可以吃。所以，我每次在山莊，三餐飯都是吃一大盤生菜，絲毫污染都沒有，真正是健康的食物。所以，你們到山上去之後，不會想下山。

李居士也希望我去，我說：「山上沒有攝影棚，我去沒事幹，我不能去。我晚年這一點時間，一定要把這些大經大論做成光碟，留給同學們做參考，這是我的工作。山上雖然好，我沒有這個福報。」所以，這個福報供養你們大家。這些小昆蟲是可以溝通的。

第二個問題：《聖經》上所講的撒旦魔鬼，與佛經上所講的波旬魔王，是否同一個眾生？

答：「同一個眾生」，這句話在經典上找不到依據。但是在我們想像當中，他們是同一類的眾生，這應該是可以講得通的。同一類的，不能說同一個。

時間到了。